

从样式雷图档解读咸丰帝 “暂安奉殿”工程*

王方捷 王其亨

内容提要 咸丰帝宾天后，因陵寝尚未竣工，被迫建立“暂安奉殿”暂厝梓宫。本文通过对样式雷图档的鉴识、整理和解读，综合梳理其他史料，还原咸丰帝暂安奉殿的设计，以及改建东陵隆福寺行宫为暂安奉殿的过程。进而讨论了作为清代首次建置的大行皇帝暂安奉殿，及围绕该建筑展开的咸丰帝奉安仪式的一系列筹备工作，揭示出建筑工程对晚清皇家葬礼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暂安奉殿 隆福寺行宫 清东陵 咸丰帝 样式雷图档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崩于承德避暑山庄，顾命八大臣总摄朝政。其中，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三年前已被钦派为万年吉地承修王大臣^①，掌握了咸丰皇帝陵寝建设及葬礼相关事务的决策权。八大臣决定于九月二十三日奉移梓宫启行回京，按例先在乾清宫停灵数日，然后移至景山脚下的殡宫——观德殿停厝。

按清代惯例，大行皇帝梓宫暂厝殡宫不可逾年^②。自康熙帝以来，历代陵寝均及时建成，梓宫得以奉移至隆恩殿，短暂停放后即入葬地宫。然而，载垣、端华等人深知，咸丰九年在东陵平安峪动工的万年吉地工程告竣尚需时日，要使梓宫能够在一年内发引，就不得不考虑权宜之计——在东陵预备一处场所供梓宫“暂安”，待陵寝竣工后再行择吉“永安”。此事唯一可参考的先例是，康熙皇帝曾在东陵为其祖母孝庄皇后建立“暂安奉殿”，暂厝梓宫三十余年，直到雍正皇帝将其就地改建为昭西陵。准此，载垣、端华遂决定在定陵附近新建一座暂安奉殿(简称暂安殿、暂安处)，俟入葬后拆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文献整理及数据库建设”(编号：14ZDB02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及其建筑图档综合研究”(编号：50738003)的成果。

① 咸丰八年七月，咸丰皇帝钦定万年吉地于东陵平安峪，平安峪工程处随即奉谕成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任承修王大臣。咸丰九年春，平安峪万年吉地正式破土动工。咸丰十一年十月，载垣、端华在辛酉政变中获罪自尽，大学士周祖培、尚书绵森接任承修大臣。次月，平安峪万年吉地荐名“定陵”，平安峪工程处遂改称定陵工程处。因本文所涉主要事件恰发生于定陵定名前，为行文方便，均称“定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逾年。”原意为丧事必须在去世当年年底前办妥，但实际均将时间放宽至一整年。康熙之后的历代皇帝，除雍正帝梓宫在雍和宫停放了一年有余，其余都在一年内发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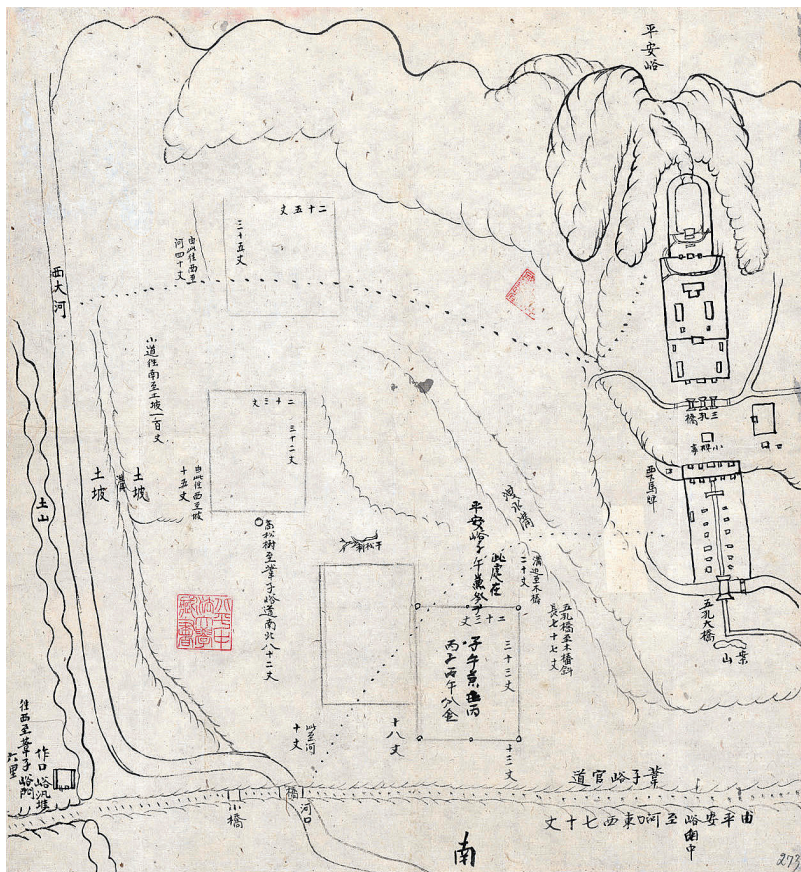
关于咸丰帝暂安奉殿的建置和使用，清宫档案⁴¹记载简略而含混。幸运的是，暂安奉殿的主要设计者，正是担任定陵工程处样式房掌案的建筑世家“样式雷”传人雷思起⁴²。在其留存至今的建筑图档中，有一系列画样和文档⁴³涉及此次暂安奉殿的设计建造，以及围绕暂安奉殿开展的葬礼筹备工作。结合清宫档案，对样式雷图档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鉴识、整理和解读，已经能够还原暂安奉殿在经费拮据和政局动荡背景下一波三折的经营过程，进而揭示其对晚清皇家葬礼的影响，并有助于廓清已被毁的东陵隆福寺行宫⁴⁴建筑群形貌及功能演变。

一 新建暂安奉殿规划设计

在载垣、端华的策划下，定陵工程处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暂安处的选址设计工作。雷思起等人奉谕在平安峪周围踏勘，于平安峪西侧与西大河之间的狭长空地上觅得四块备选用地(图一)，进一步考察发现，其中一处曾发生野火，但更可能由于这几处地点均逼近定陵，影响陵寝景观，最终全部落选[图二，图三]。

工程处随后注意到，平安峪东南、裕陵内务府大圈营房迤南有一片平地，此前曾作为定陵内务府大圈营房的备选基址⁴⁵[图四]，规模与暂安殿契合。定陵工程监督瑞麟、德克津泰带同风水官踏查，确认

(图一)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平安峪迤西风水地势样底》(书5058)，标示四处备选用地位置和规模



41 包括咸丰朝和同治朝《实录》、《起居注》及光绪朝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以下简称《清会典事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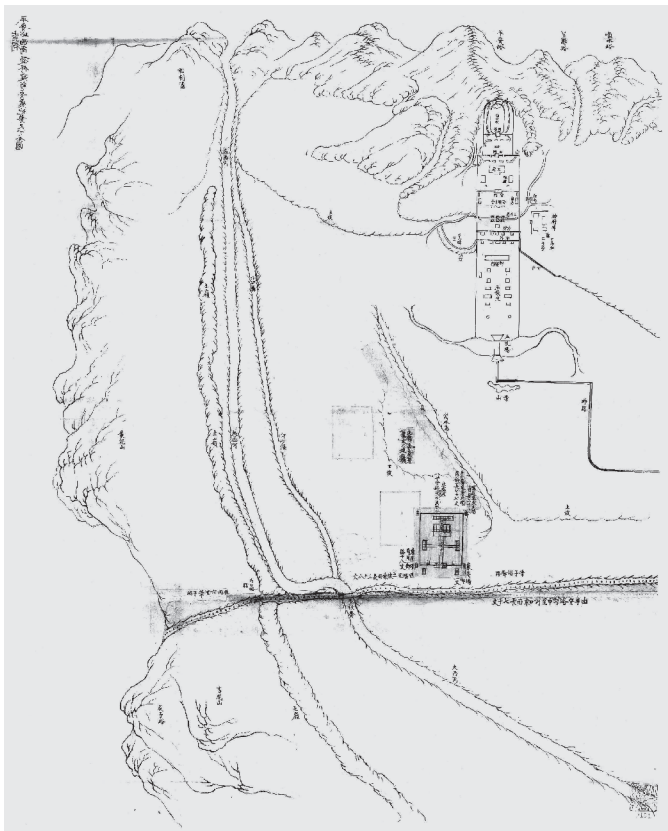
42 雷思起(1826—1876)，字永荣，号禹门，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第六代传人。咸丰八年，雷思起成为定陵工程处样式房掌案，首次担当皇家大型建筑工程总建筑师，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将定陵建成，并取得卓越的设计成就。

43 2007年样式雷图档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本文引用的样式雷图档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格式为：XXX-XXX)和故宫博物院(编号格式为：书XXXX)。目前鉴识出的暂安殿设计图档及与暂安殿直接关联的葬礼筹备图档总数约90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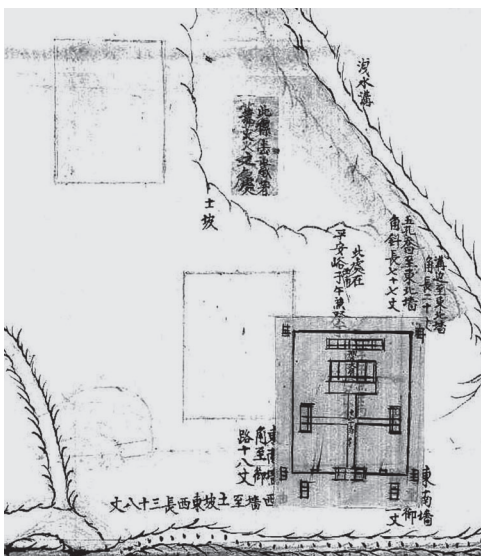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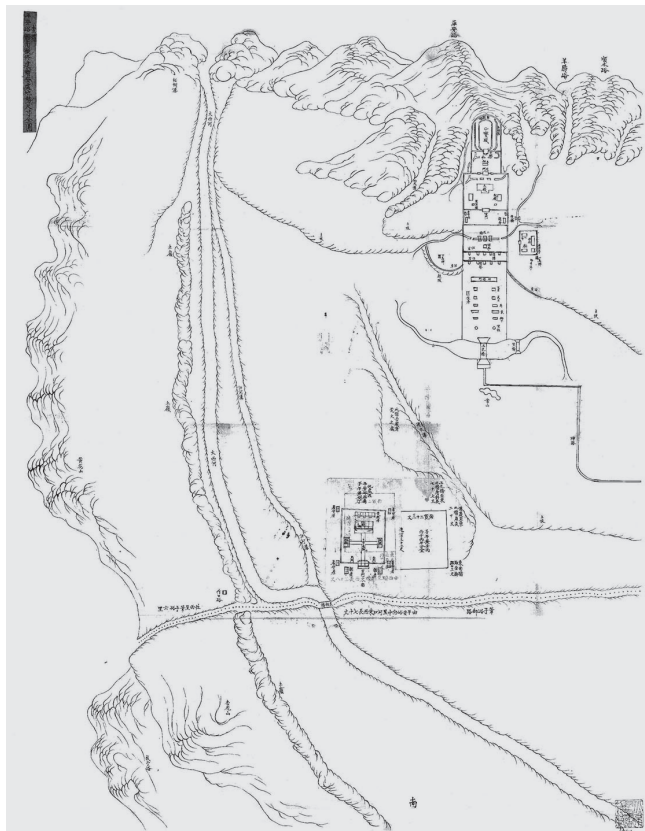
44 隆福寺位于东陵门户——西峰口外，牯牛山下。佛寺初创于唐，清乾隆九年(1744)被乾隆帝看中，重修殿宇并在其西侧建设行宫，用于谒陵期间驻蹕。此后几经扩建，形成东(隆福寺)、中(行宫中路)、西(行宫西路)三路格局。乾隆四十九年，佛寺改为喇嘛庙，成为东陵最重要的皇家寺庙。晚清，行宫先后改作咸丰帝、同治帝行宫暂安奉殿。清亡后，隆福寺及行宫荒废、损毁，现仅存部分夯土及瓦石残件，建筑基址已模糊难辨。

45 咸丰九年十月《查得营房地势尺寸略节》(216-178)：“(裕陵)大圈正南空地一段，高坡上……平坦，尺寸尚符用。”后未被选中。

〔图二〕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查得平安峪西南拟修建暂安处地势尺寸全图》(181-16), 备选用地还剩三处, 布局方案用小纸片贴于其中一处, 有记: 此系去岁着荒火之处。下为该图局部



〔图三〕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查得平安峪西南拟修建暂安处地势尺寸全图》(181-17), 备选用地仅剩两处, 布局方案用小纸片贴于其中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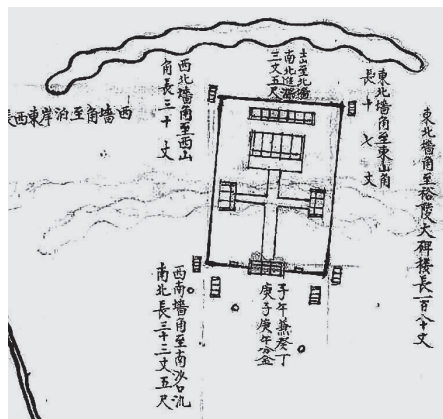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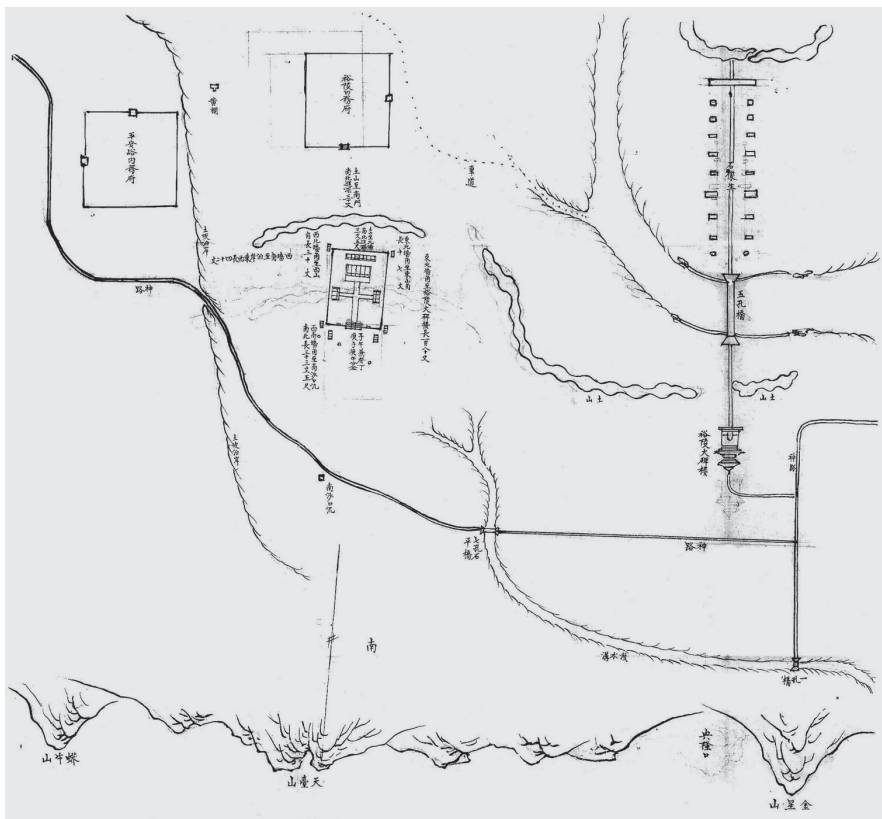


该处不在定陵视线范围内, 无碍风水, 遂绘图向尚在承德的载垣、端华汇报并获准^①。值得注意的是, 选址过程贯彻了工程经营者对于朝向和对景的重视, 基址并非正南北向, 而是略有偏斜, 指向天台山两峰之间, 与定陵一致。

暂安殿群布局 and 单体建筑设计与选址同步进行。由于是首次为大行皇帝建置暂安殿, 可借鉴的案例惟有康熙朝孝庄皇后的暂安奉殿。故样式房自行拟定了一套初步方案, 主体建筑包括: 黄琉璃瓦悬山宫门三间; 黄琉璃瓦悬山大殿五间, 用于停放咸丰皇帝和孝德皇后梓宫, 并举行日常祭祀; 筒瓦悬山照房七间, 用于停放妃嫔

① 《平安峪修建暂安殿奏底》(书5552-42, 见〔图七〕): “平安峪修建暂安宫殿, 奴才等于前次面奏后即令承办司员妥为选择修建处所, 旋据监督德克津泰禀称, 于平安峪东南选得一处, 地势高敞, 不致受水, 并禀径奴才瑞麟带回风水官前往踏看, 据该风水官称, 此地距平安峪较远, 系在局外, 于风水毫无妨碍, 宜用子山午向兼癸丁庚子庚午分金, 绘图贴说前来, 昨即将所具图说进呈, 已蒙俞允, 拟请即由奴才等知照钦天监选择吉期, 即日开工。”

〔图四〕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平安峪暂安殿山向地盘图》(182-32), 实际选中的地点, 位于平安峪东南, 右为该图局部



梓宫。随后, 可能根据载垣、端华等人指示¹¹, 调取并遵照前朝图档¹², 修改大殿设计。但雷思起并未囿于祖制, 通过比较帝后祭典规制, 发现大殿进深不足, 恐无法容纳全部祭器, 经多轮修改, 最终决定在大殿前部添设抱厦三间〔图五, 图六〕。

就这样, 雷思起等人高效地完成了暂安殿的设计, 并将方案递交动荡中的朝廷。然而, 建设暂安殿所需费用成了绕不开的难题。由于没有预料到咸丰皇帝会在陵寝竣工前去世, 定陵工程预算并未覆盖丧礼所需的这些临时建筑的开销; 而清廷又刚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赔款, 更筹措不出额外的经费。监督瑞麟、德克津泰向朝廷提议, 拆卸北京东北郊的静安庄暂安处¹³获取琉璃瓦〔图七, 图八〕, 竟获得批准, 可见当时帑资物料短缺的严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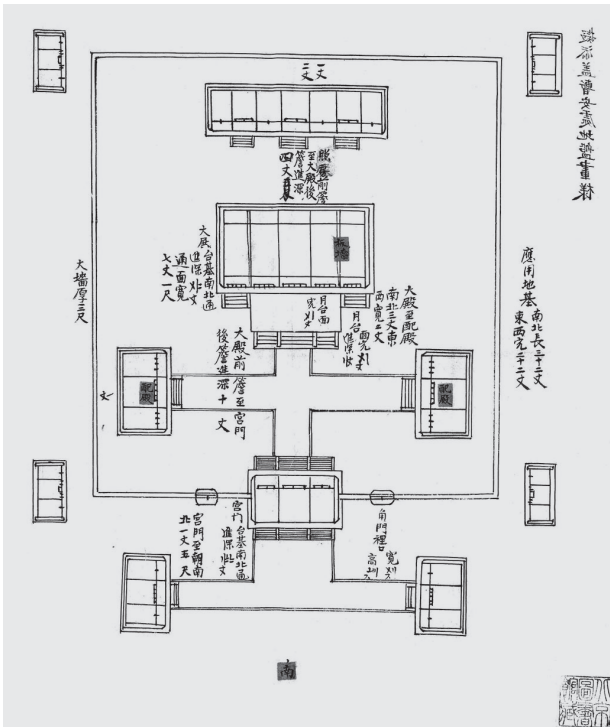
〈1〉 《遵谕添盖暂安处地盘画样》(223-24)。

〈2〉 图档所称“来样”为何, 尚不清楚。但据推测, 能够用作设计参考的有孝庄皇后暂安奉殿、昭西陵享殿, 以及京郊的静安庄暂安处、田村暂安处。比对样式雷图档中的相关画样发现, 昭西陵、静安庄及田村暂安处大殿格局均不同于该方案, 因此“来样”有较大可能系孝庄皇后暂安奉殿图档。因孝庄皇后暂安奉殿建筑年代早, 样式房未留存其图档, 且实物已不存, 无从测绘, 只能从别处调取图档作为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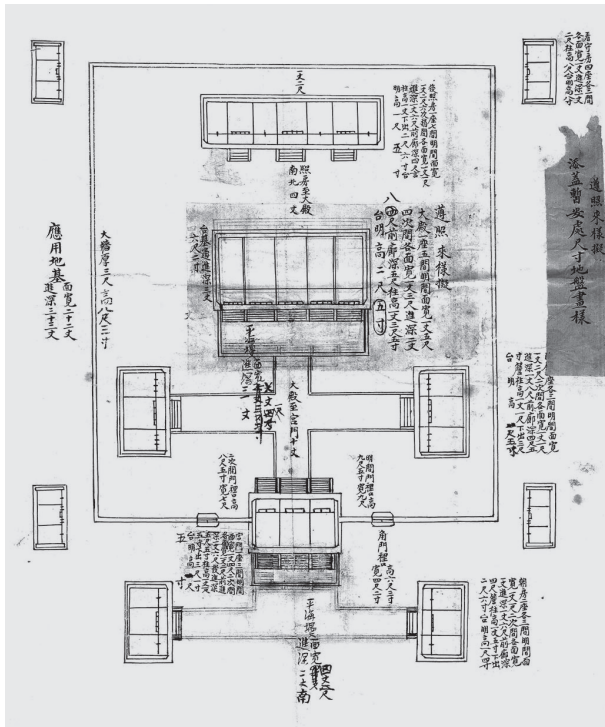
〈3〉 北京城外设有两个暂安处, 用于停放先于皇帝去世的后妃棺椁。咸丰皇帝已故的孝德皇后及四名妃嫔棺椁暂厝于西郊的田村暂安处, 而东北郊的静安庄暂安处自道光朝以来就未曾使用过, 建筑年久失修。

〔图五〕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定陵暂安殿规划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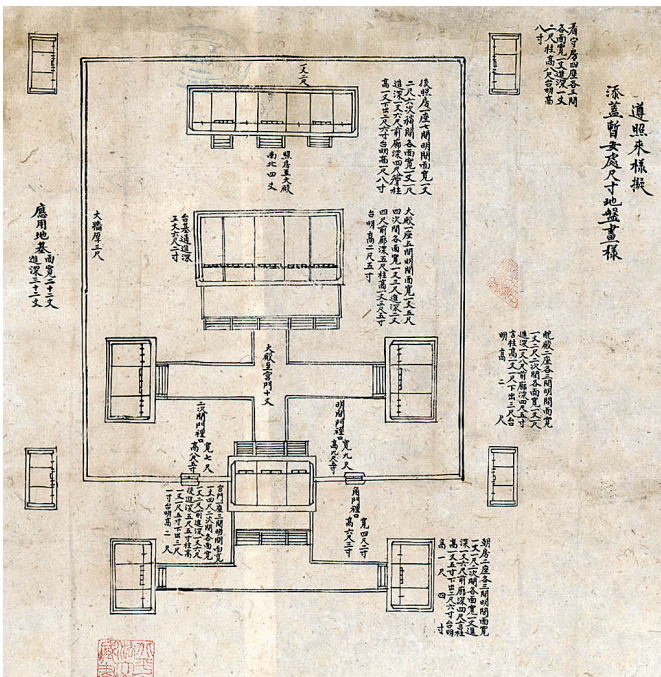
1. 《拟添盖暂安处地盘画样》(223-27), 初步方案, 大殿基本照搬寝享殿形制, 为五间前后廊格局, 前设月台, 建筑平面并不适于摆放梓宫和祭器。中轴线北端的建筑原称“后殿”或“寝殿”, 涂改为“照房”
2. 《遵照来样拟添盖暂安处尺寸地盘画样》(212-14), 在初步方案底图上, 用贴页修改大殿设计, 取消后廊, 室内格局较前一方案合理, 但建筑进深减小。殿前月台改为进深3丈的“平海墁”。旁注“遵照来样拟”。选址图(图二-图四)中的贴页也是此方案
3. 《遵照来样拟添盖暂安处尺寸地盘画样》(书3721), 在上图基础上, 将平海墁改回月台
4. 《拟添盖暂安处地盘画样》(223-26), 大殿撤去前廊, 恢复后廊, 前檐添抱厦三间以增加进深。有记: 恐祭器地势不敷, 拟添抱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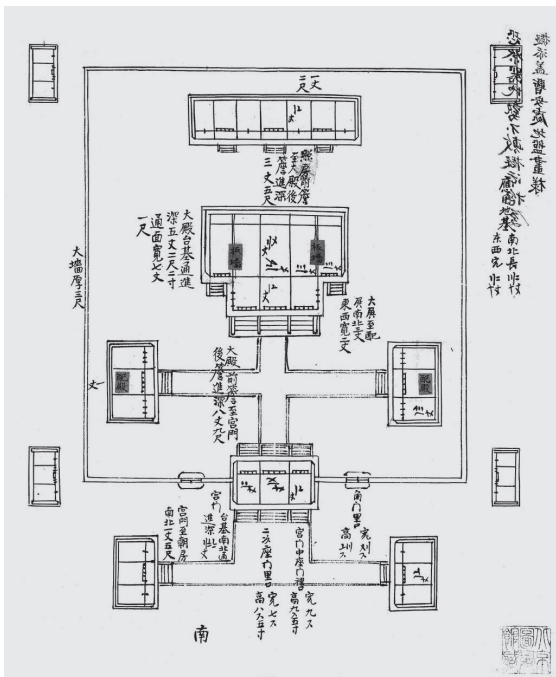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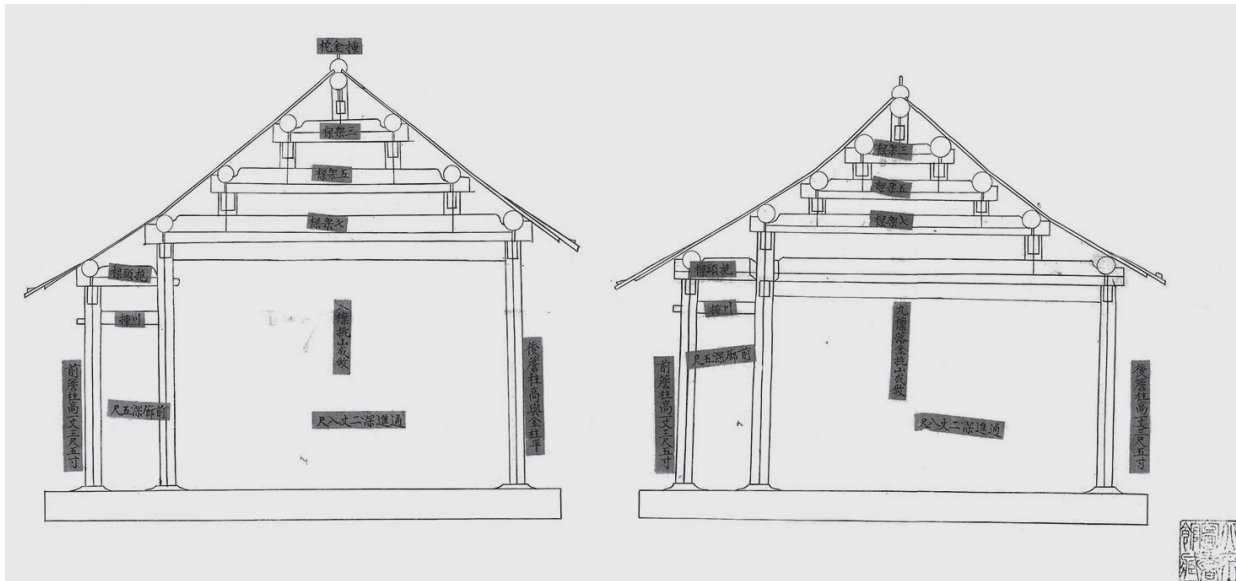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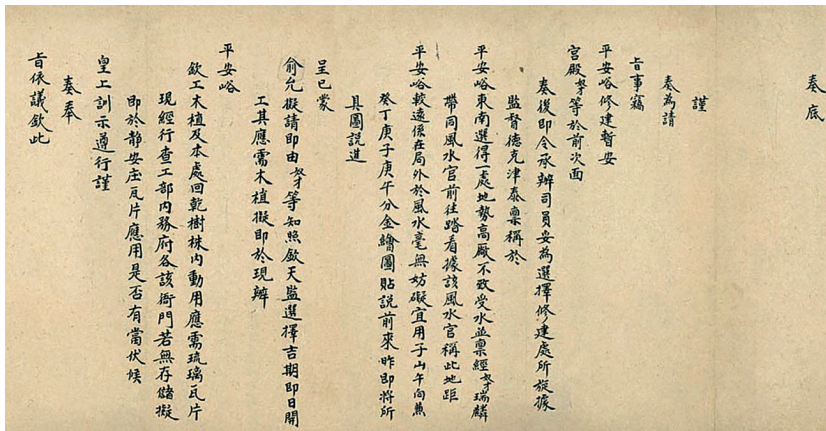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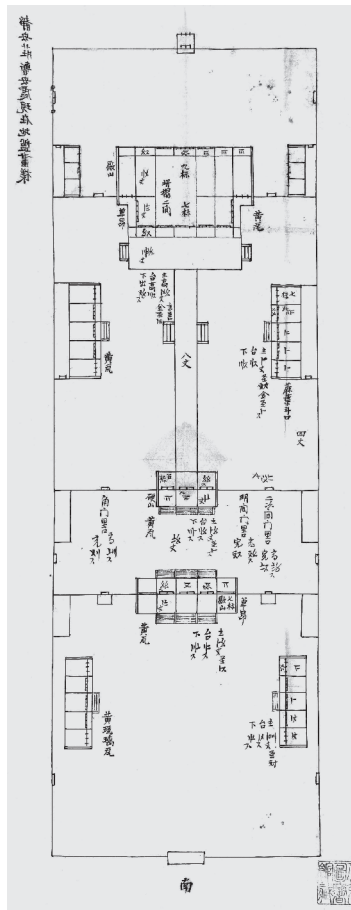
〔图六〕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暂安处大殿大木立样》(223-29), 与上图“遵照来样拟”方案〔图五:2, 3〕对应。“来样”可能只是简略的地盘图或文档, 仅记载了大殿面宽、进深和檐柱高等最基本的尺寸, 样式房由此设计出两种大木构架方案



〔图七〕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平安峪修建暂安宫殿奏底》(书5552-42) 该奏底汇报选址决定, 并提议取用静安庄暂安处旧料



〔图八〕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静安庄暂安处现在地盘画样》(223-23), 测绘图, 建筑残损严重, 瑞麟、德克津泰建议将其拆卸以获取旧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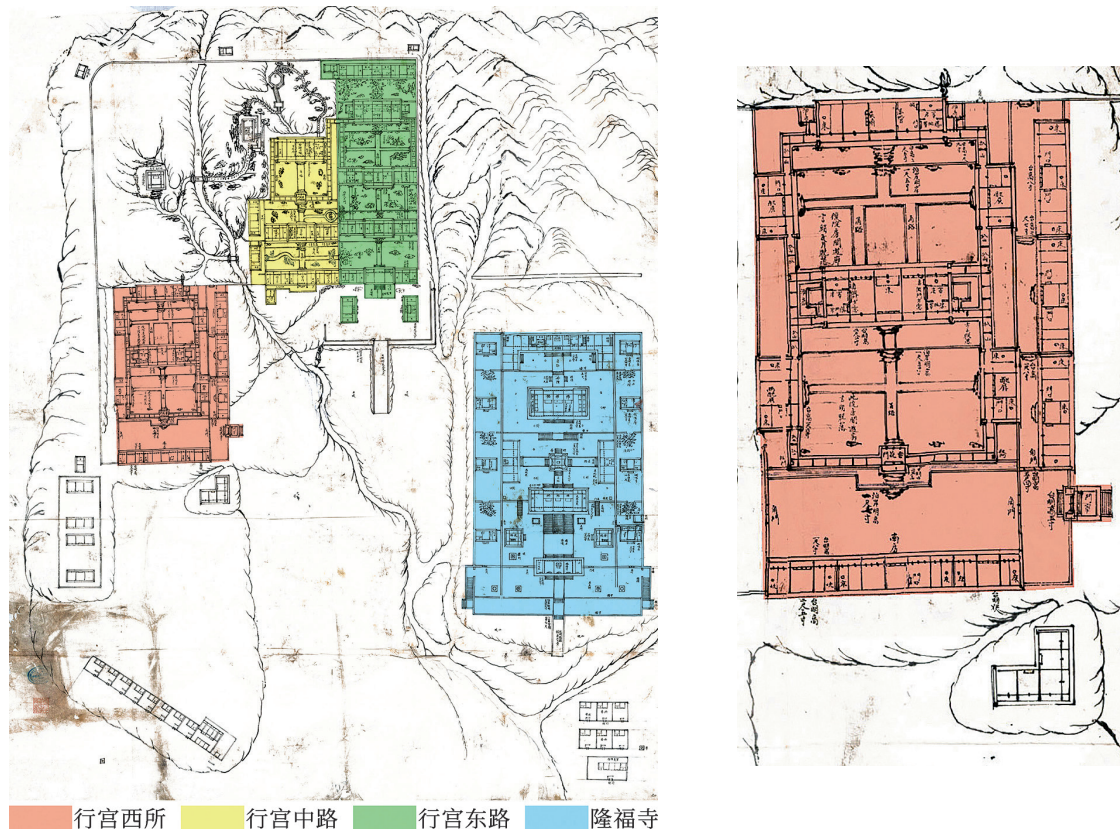


二 隆福寺行宫改建暂安处

就在工程处筹划开工之际, 九月底辛酉政变爆发, 载垣、端华身亡, 二人主导的新建暂安殿决策也被推翻^{〔1〕}。而葬仪成宪不可违背,

〔1〕 据《清会典事例》卷四九一《孝德显皇后大丧仪》, 同治元年九月六日, 孝德皇后梓宫由田村暂安处奉移至静安庄暂安处; 八日, 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诣静安庄行礼; 九日, 梓宫自该处发引。可见静安庄暂安处不仅没有按照载垣、端华的指示被拆卸旧料, 甚至还得到了修缮。

〔图九〕咸丰十一年十月《隆福寺行宫地盘全图》（书3774），隆福寺（东南）及行宫（中部、西部）建筑群测绘图，反映改建前的建筑原貌。右为行宫西所局部，可见东南角垂花门为主入口，南群房明间不作为建筑群正门，且外侧为土坡。大殿为五间前后廊格局，西山各设耳房、游廊，与侧廊相连。大殿、后殿内有暖床、落地罩等装修。中轴线各建筑前均设山石踏跺



又要尽量节省开支，十月，朝廷采纳惠亲王绵愉的建议，利用东陵隆福寺行宫现有建筑为暂安处^{〔1〕}。隆福寺行宫位于东陵风水墙外，自乾隆朝建立以来，用作皇室历次展谒东陵期间的驻蹕场所，行宫西所建筑规模合宜，总体布局也与暂安殿近似，只要予以修缮，并略加改建即可满足停放梓宫和日常祭祀的要求。雷思起等人随即对隆福寺建筑群进行测绘〔图九〕，并对行宫西所提出了两方面的改建方案^{〔2〕}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平安峪工程备要》卷三《取吉兴修隆福寺行宫活计》：“前经和硕惠亲王等具奏拟改隆福寺行宫殿宇一折，并恭录谕上曰及钞录原奏暨拟改图式，一并知照在案，查此项应修及改工程均关紧要，务于明年二月内一律修理完竣，万勿迟缓等，因前来当经本工遴派监督、监修，带同书算人等，前往隆福寺行宫，将应修活计详加查勘，除一面造具做法清册，移咨勘估处估计钱粮外，即一面取吉破土，赶紧兴修。”该文未署时间，但称“平安峪工程处”，据此推断发文时间应介于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与定陵定名（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之间。

〔2〕 《平安峪工程备要》卷九《做法》隆福寺西所添改并黏修等工做法：（大殿）拆去后廊，前金二次间挪安榻扇三槽，内里两梢间面阔落地罩并暖床，挪安后厦。……添盖后厦五间……成造装修，后檐添安五抹榻扇三槽，帘架三座，横披三槽，挪安支摘窗二槽，横披二槽。……（后殿）拆去前金支摘窗四槽，添安榻扇四槽，帘架四座，内里拆撤明间东缝落地罩一槽，西缝嵌扇一槽，东次间东缝进深真假门口一槽，东梢间面阔落地罩二槽随暖床一张，西梢间顺山连三暖床一张。……（南群房）后明间改安大门一槽，二次间改安欹窗二槽，前檐欹窗添安隐板二槽，进深添砌隔断墙二堵，随门口二座，拆去后檐墙三堵。……正殿两山拆去耳房二座……正殿前后两山拆去游廊四座……正殿前甬路一道；后殿前甬路一道；配殿前甬路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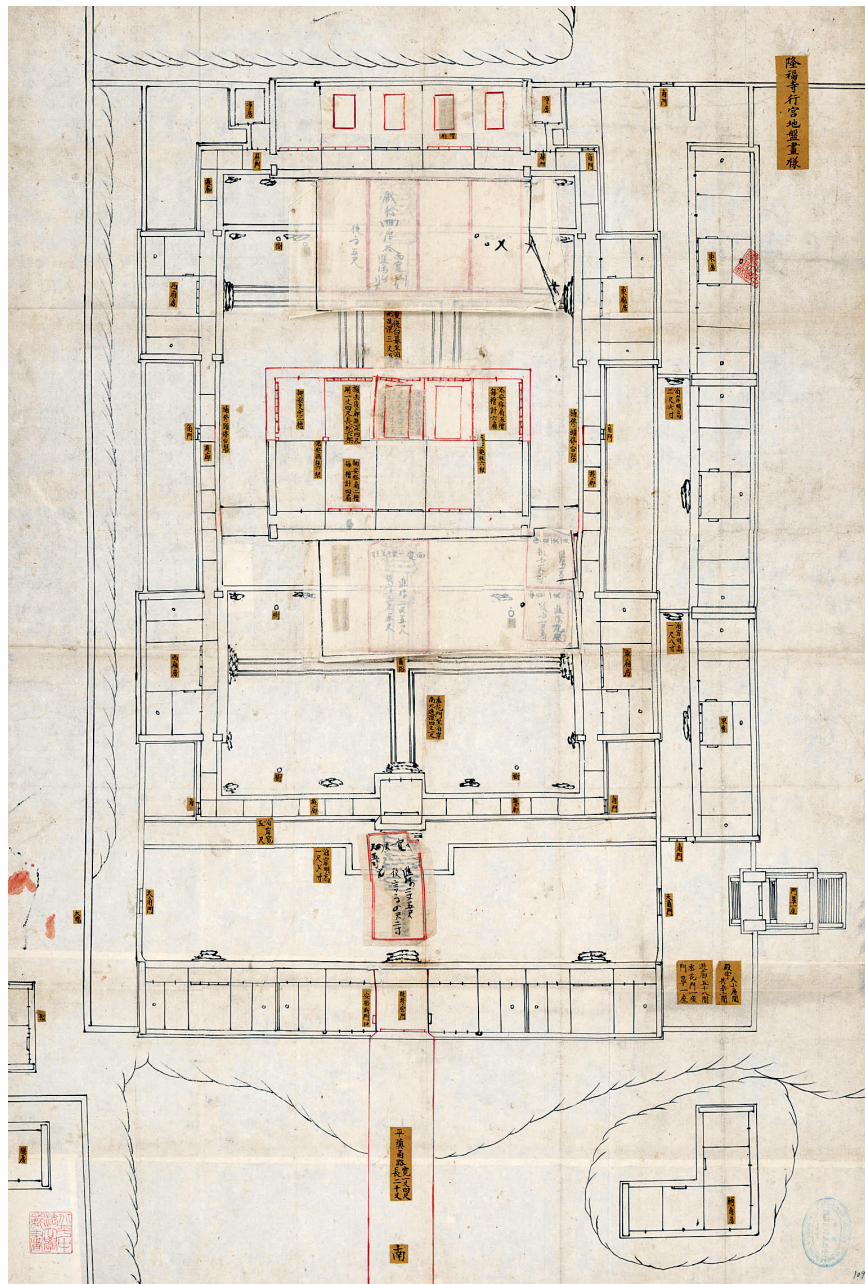
〔图十，图十一〕。

第一，改造室内空间。据安排，咸丰帝、后梓宫安放于大殿，四位妃嫔^①梓宫置于后殿，为容纳梓宫和祭器，应拆除大殿后廊，后檐接修抱厦五间，从而增加大殿进深和面积；撤去或挪安大殿、后殿内的落地罩、暖床等装修陈设，使室内连为一体，将亲切随和的居住空间改为庄严肃穆的典仪空间。

第二，根据典仪安排和梓宫规格，清除奉移路线上的障碍。将南群房明间改为宫门，作为建筑群主入口；在宫门外填垫土坡，修筑甬路（坡道）；建筑群中轴线上的各处山石踏跺以临时钺桥覆盖；将大殿次间、后殿次梢间前檐的支摘窗改为榻扇门，并拆除大殿两山耳房及游廊，以便于梓宫运入。

尚处于混乱中的朝廷批准了方案并要求“于明年二月内一律修理完竣”^②，然而直到同治元年(1862)七月，梓宫在观德殿停放将满一年，决定于九月奉移山陵^③，改建工程却无法按期完成。奉移前一个月匆匆备料将钺桥搭建完毕^④，但由于大殿扩

〔图十〕咸丰十一年十月《隆福寺行宫地盘画样》(书3778)，行宫西所改建方案，永久性改建项目在底图上以朱笔绘示，临时安置的梓宫、钺桥以贴页表示。反映临时钺桥设计变动：原方案为朱绘贴页，桥面宽度不大；后以墨绘贴页覆盖，大殿、后殿前改为宽幅整体式钺桥，桥面开口以避开院内树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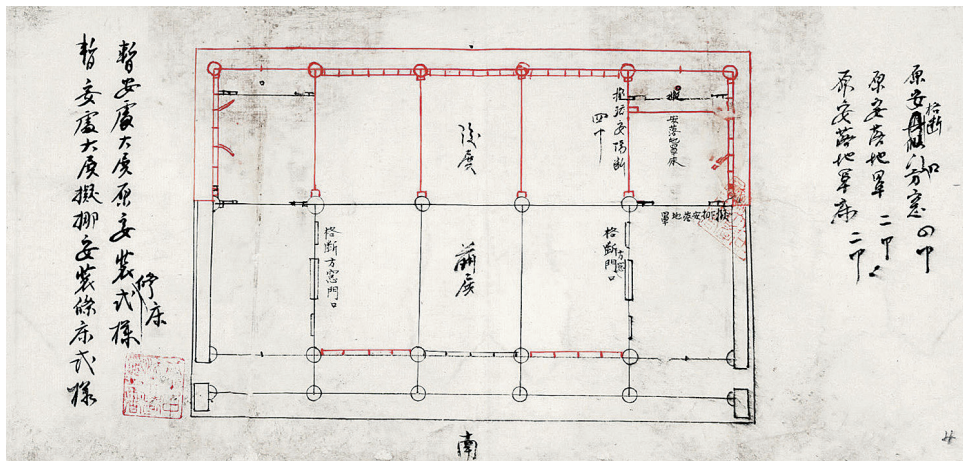
① 四位已故妃嫔是：云嫔、瑛常在、瑭常在、鑫常在。

② 《平安峪工程备要》卷三《耿吉兴修隆福寺行宫活计》。

③ 《清会典事例》卷四七一：同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行初周年礼……谕：九月初九日由观德殿奉移文宗显皇帝梓宫”。

④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七《奏为隆福寺应搭钺桥拆去门框等工请交工部由京购备木料委员办理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十一〕咸丰十一年十月《暂安处大殿原安、拟挪安装修床式样》(书3773),朱笔绘示大殿接修抱厦五间、挪安装修等改建内容。与此前新建暂安处大殿设计时增设抱厦三间的方案(223-26,见〔图五:4〕)相比,这一改建方案保持了大殿平面的完整性,特别分隔出空间容纳室内原有的陈设,为其日后恢复居住功能创造了条件



建工期滞后,竟无处安设祭器和仪仗。有人提议临时搭棚,但朝廷甚至连这样的开销都无力承担^{〔1〕}。九月初九日,咸丰帝、后梓宫分别自观德殿、静安庄发引,十二日抵隆福寺暂安处,在大殿因陋就简地祭奠后,即移至后殿停放^{〔2〕},大殿继续施工。由于定陵及妃园寝工程牵扯,隆福寺行宫施工进度

异常缓慢,至同治二年九月仍未完工^{〔3〕}。在此期间,玉嫔薨逝,其棺椁奉移事宜未见诸官方档案,但样式房随工日记记载,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恒(庆)五老爷到隆福寺漆什〔饰〕金棺”^{〔4〕},可能与此相关。

隆福寺行宫改建虽然迟缓,但一俟梓宫暂安,该处就成为咸丰皇帝丧礼的中心地点,朝廷定期遣官行礼或告祭,时机包括:清明、中元、孟冬、冬至、岁暮;咸丰帝诞辰(六月九日)、忌辰(七月十七日)、周月(六月十七日);同治帝、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万寿节,以及定陵悬匾^{〔5〕}。由于定陵迟至同治四年才竣工,梓宫停厝时间超过此前历代皇帝,一些仪式也因此被迫变通。

例如,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同治帝服丧已满二十七个月,应行释服礼,按成宪,释下缟素冠服除孝带撕取一条焚化外,其余均赏赐给大臣、太监。但前朝服阙之日,大行皇帝梓宫均已永安地宫,而定陵此时尚未建成,日后葬礼期间仍须戴孝,朝廷于是决定暂缓焚化、分赏,将冠服送至隆福寺暂安处收存,以备葬礼时使用。释服当日,在京王公官员有三分之一被派往东陵,在亲王带领下,于隆福寺暂安处行礼。

〔1〕 《清穆宗实录》卷四一: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续铭等奏,梓宫奉移隆福寺,拟于附近建盖房间,收存祭器仪仗等项,并先行搭盖席棚收等语。本年九月间,文宗显皇帝暨孝德显皇后梓宫奉移隆福寺,所有祭器仪仗等项自应就近收存,以备四时暨周月各祭祀之用。著续铭等即于隆福寺及行宫内捡择房间,敬谨收存,无庸另行搭盖房间及席棚各项,以节靡费而昭慎重。”

〔2〕 《清会典事例》卷四七一: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梓宫至隆福寺暂安处大门外,换三十二人小舆,由中门入,安奉梓宫于殿之正中,设黄幔、素帷、五供、香几等项……奉安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梓宫于隆福寺暂安寝殿。一日内两次“奉安”,可见此时所谓“暂安寝殿”并非“殿之正中”即大殿,而只可能是后殿。妃嫔棺椁奉移未见记载。

〔3〕 据样式房随工日记推断,同治二年,隆福寺行宫施工仍在继续,样式房不时向官员、木厂提交施工图纸。例如:同治二年五月初三日“恒(庆)五老爷、绵(森)堂……隆福寺伐桥地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祥茂邢大爷:隆福寺大殿接后殿天沟细样各层做法、原安装修、挪安装修”。(374-393)

〔4〕 书5502。玉嫔薨于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漆饰金棺一事或许表明其棺椁刚刚运抵隆福寺暂安处,而这恰在其去世百日之后。

〔5〕 《清会典事例》载,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恭悬定陵匾额,在陵官员于暂安处行礼。

同治四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去世已届四年，因未入葬，仍需在隆福寺暂安处行忌辰礼，这也无先例可循。朝廷商议后决定按岁暮礼制度举行，规格较此前三年的“周年礼”缩减³¹。

三 围绕隆福寺暂安处的葬礼筹备

同治四年，定陵工程进入尾声。钦天监择于九月二十二日将咸丰帝、后梓宫奉安地宫³²，朝廷随后排定了为期九天的葬礼日程，并要求各部门官员着手准备³³：

朕于九月十七日恭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启銮。敬于十九日驻蹕隆福寺行宫，恭诣几筵前奠酒行礼。二十日，恭奉皇考文宗显皇帝、皇妣孝德显皇后梓宫至定陵隆恩殿。二十一日，祇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礼成后，敬诣定陵隆恩殿几筵前，行迁奠礼。二十二日，奉安礼成，恭请神牌还京，升祔太庙。朕于九月二十五日还宫。所有恭奉梓官由隆福寺行宫至定陵永远奉安及神牌还京，均着毋庸另备御道。至应行典礼并一切事宜，着各衙门及直隶总督敬谨豫备。

根据安排，同治皇帝、两宫太后及太妃等人将在隆福寺行宫驻蹕四天，并在隆福寺暂安处叩谒梓宫，行奉移祇告礼。为此，需要安排住宿，并确定行礼和奉移路线。

作为皇室乃至举国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奉安仪式的安排必须十分周详。而这是大行皇帝梓宫首次以暂安殿为起点奉安地宫，也是同治皇帝第一次奉两宫太后前往东陵。由于皇帝年幼，太后掌权，许多环节无法照搬旧制。负责此事的官员不得求助于谙熟皇家建筑事务的雷思起³⁴。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七日，雷思起被召至北京，随同相关官员展开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³⁵，在帮助拟定详细日程的同时，更将其中的重要环节绘制成直观易读的图纸，便于太后及其他皇室成员审阅。

第一，路途安排

北京至东陵单程路途约250里，同治皇帝、太后等人抵达东陵后，首先在隆福寺行宫驻蹕。同治四年七月五日，朝廷下令开展“风水禁地内经由道路、应搭桥梁、修垫道路，暨择要修理行宫等处各项工

31 据《清会典事例》，咸丰帝周年礼、二周年礼、三周年礼均派遣亲王率在京王公官员的三分之一前往东陵隆福寺暂安处致祭，而忌辰礼不再派遣在京王公官员参加，仅由在陵王大臣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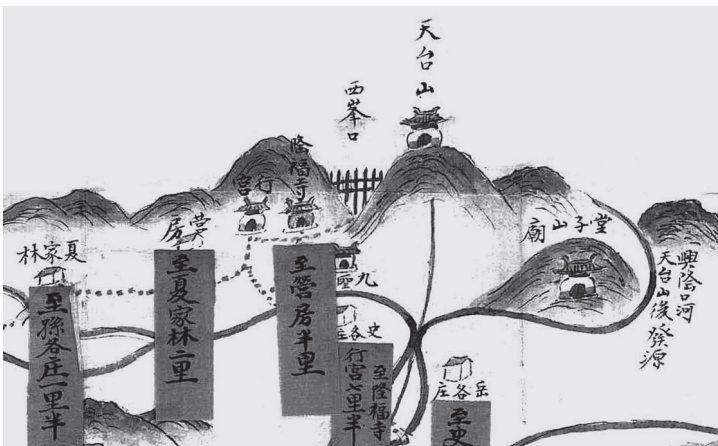
32 《清会典事例》卷四七二，同治四年二月十六日谕：“皇考文宗显皇帝梓宫、皇妣孝德显皇后梓宫永远奉安山陵日期，据钦天监奏，谨择于本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有应行典礼及一切事宜，着各该衙门届期敬谨豫备。”

33 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清穆宗实录》卷一四三。

34 同治四年五月初十“来信说文大人十四、五日起身，查奉安礼节”。雷思起等：《样式房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开工日记随工事》(367-232-32)。“文大人”推测为宗人府主事文华，提前赶赴定陵工程现场，会同雷思起等人查明礼节后，于十九日返京，朝廷随后确定奉安日程。

35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三爷(雷思起)已刻进京”。“七月廿四日，禹门(雷思起)、廷昌由京来工”。雷思起等：《样式房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开工日记随工事》(367-232)。

〔图十二〕同治四年《城门村至隆福寺御道图》(215-4),由北京至东陵的最后一段路程。隆福寺位于图面上部中央(红圈处),道路以虚线表示,贴签标注各段道路里程。下为该图局部



程”¹³。雷思起奉命分段绘制了精详的图纸¹²,沿途行宫、村镇、寺观、营房、桥梁等重要地点及各段里程一目了然〔图十二〕,为相关官员督办工程、布置防务提供了可靠依据。

按照葬礼日程,梓宫自暂安处奉安定陵,皇室成员则每天由隆福寺行宫出发,赴定陵完成各项仪式。因此需参照典章制度,结合实际情况,拟定隆福寺至定陵的多条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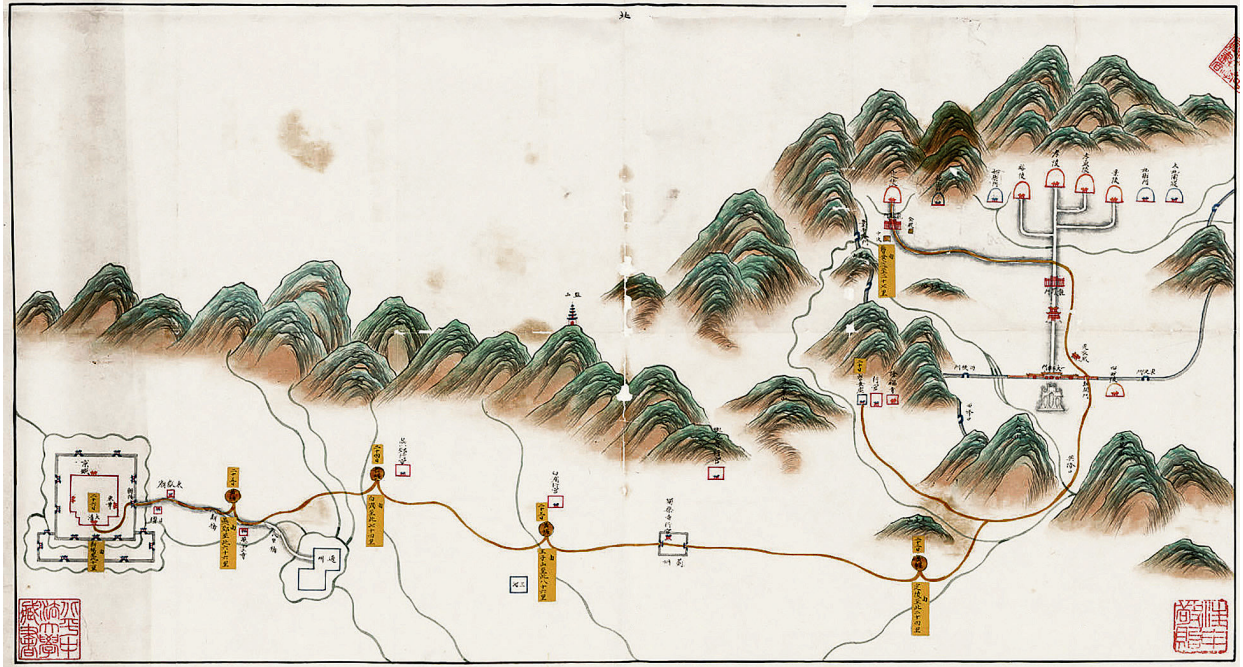
(1)梓宫奉移路线〔图十三〕:九月二十日,梓宫出暂安处,绕天台山南麓,经兴隆口(又称龙门口)进入陵区。因大红门宽度不足,需在大红门东侧临时破墙开门,供运送灵柩的队伍通过¹³。再经由神道抵达定陵隆恩殿。

〈1〉 《清穆宗实录》卷一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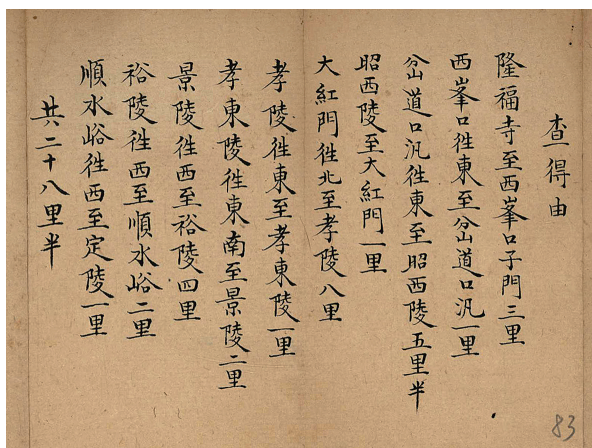
〈2〉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文(祥)大人马神桥夜中回来,交画地里图”。(367-232-38)

〈3〉 《清会典事例》卷四七二:“红门不能容八十人大杠,将红门墙垣酌量拆卸,安设栅栏,候进,照旧修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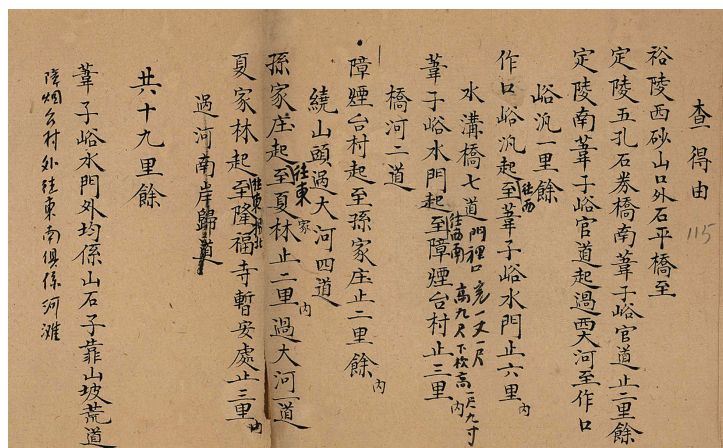
〔图十三〕同治四年《东陵黄幄地盘道路图》(书5419),下为该图局部,用朱红色绘出的均为关键要素,包括以下重要地点:隆福寺、行宫、暂安处、大红门与“新开门”、具服殿、预定拜谒的祖陵、定陵及其附近为皇帝、太后等人休息、更衣、用膳而临时设置的中伙和金殿。图中标示两条路线:(1)九月二十日,梓宫由暂安处奉移定陵恩殿,全程27里;(2)九月二十二日,梓宫永安地官后,恭送神牌沿原路出兴隆口,离开东陵返京,升祔太庙



〔图十四〕书5486-28谒祖陵路线里程统计,共28里半



〔图十五〕书5486-52“闲道”里程统计



(2) 谒祖陵路线〔图十四〕：九月二十一日，同治皇帝、太后等人自隆福寺行宫出发，由天台山北麓的西峰口进入陵区，依次展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然后赴定陵举行迁奠礼。

(3) 闲道〔图十五，图十六〕：自隆福寺暂安处出发向西绕行陵区外围，由葦子峪水门进入陵区，经葦子峪官道抵达定陵，全程仅19里余，是最便捷的一条路线，加之不经过陵区正门——大红门，故称“闲道”，供日常使用。九月十九日帝后一行抵达东陵当天，雷思起便特意在这条路线上距离隆福寺最近的一处村庄租房暂住³¹。不难推想，雷思起及其同事在葬礼期间沿这条闲道奔忙于隆福寺和定陵之间，筹备各项仪式，面见各级官员，处理各种琐事。二十日，同治皇帝在暂安处跪送梓宫启行后，即由闲道先赶赴定陵，等候跪迎梓宫³²。二十二日，奉安礼成，帝后循此路线返回隆福寺行宫³³。

第二，驻蹕安排

同治四年六月，雷思起率人沿谒陵路线，对包括隆福寺行宫在内的四座行宫⁴进行调查，将现状开列清单并绘制成图〔图十七，图十八〕，协同礼部、内务府官员安排房间，据此修葺房屋、整备陈设〔图十九，图二十〕。

在各行宫中，同治皇帝及太后一行在隆福寺行宫驻蹕时间最长、活动最多，前往该处觐见、议事、受赏的官员人等亦多，而行宫西所已改作暂安处，不仅占用空间，还使行宫建筑群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综合文档、图纸推断，同治皇帝被安排居住于行宫中路后层“碧嶽丹枫”寝殿；慈安太后住在东路前层“皇后殿”，慈禧太后住在东路后层“翠云山房”。驻蹕期间，同治皇帝每天早晚前往行宫东路，分别向两宫太

〈1〉（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上隆福寺。等克、明、李、蒋、文十二，租夏家林房，每两八干〔吊〕二，租银十三两，兑交张姓房东，祥茂（木厂）垫”。（367-232-41）夏家林在隆福寺西三里，见〔图十二〕（215-4）、〔图十五〕（书5486-52）。

〈2〉《清会典事例》卷四七二：“大升輿启行，穆宗毅皇帝兴，稍后立，俟灵驾过，由闲道先往定陵祇俟。”

〈3〉《起居注》：“跪送毕，南金殿停蹕，更衣，上由闲道至隆福寺拈香，仍驻蹕隆福寺行宫。”

〈4〉自北京出发，依次为燕郊行宫、白涧行宫、桃花寺行宫、隆福寺行宫。实际未在桃花寺行宫驻蹕。

〔图十六〕同治四年《隆福寺至定陵道路地图》(书3876),详细绘示“闲道”走向,及沿途村庄、关口、桥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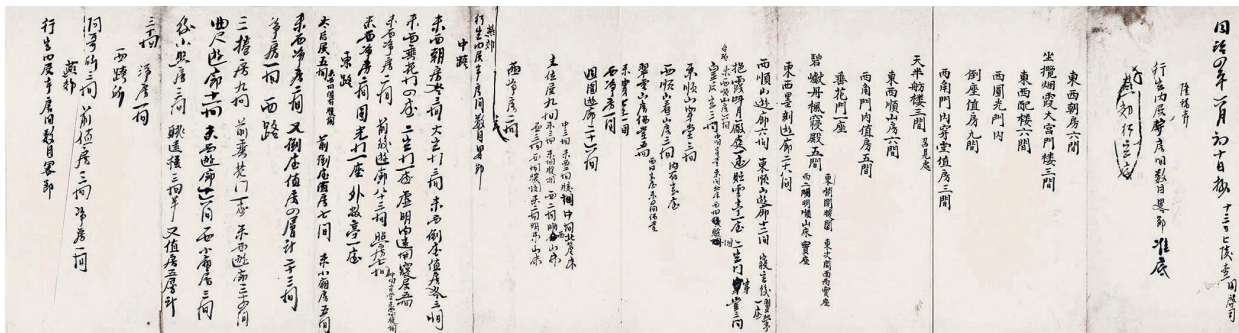
后请安。其余太妃、太嫔¹³可能分散居住于东路后殿及两侧顺山房等处；葬礼期间召见、议事等活动在中路前层“天半舫”举行。

第三，安全保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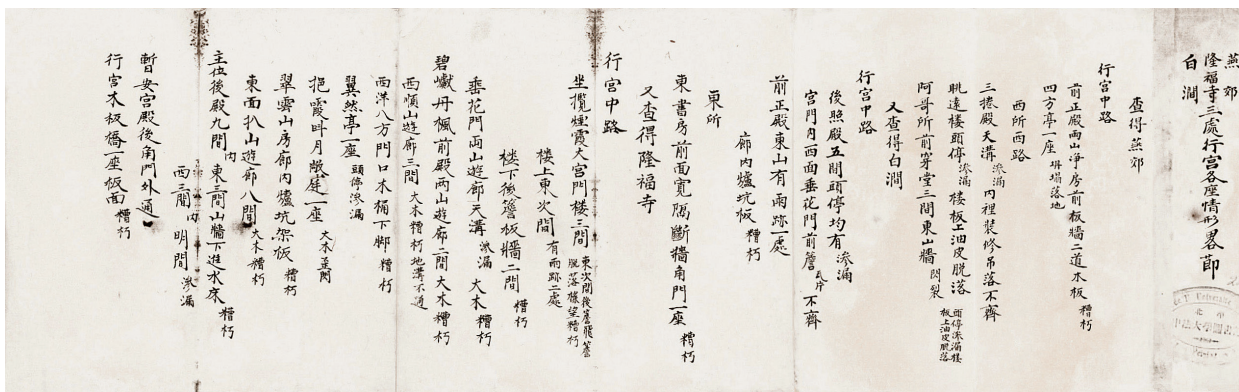
同治四年七月底至八月初，距奉安还有近两个月，东陵附近出现匪患，朝廷派名臣文祥统率禁卫军

〈1〉 同治四年，咸丰皇帝的在世妃嫔尚有10人。清宫档案未见太妃、太嫔参加葬礼的记录。样式房随工日记记载九月二十二日，太妃随皇帝、太后在定陵地宫内奠酒(367-232-43)，证明太妃参加了葬礼，但具体人数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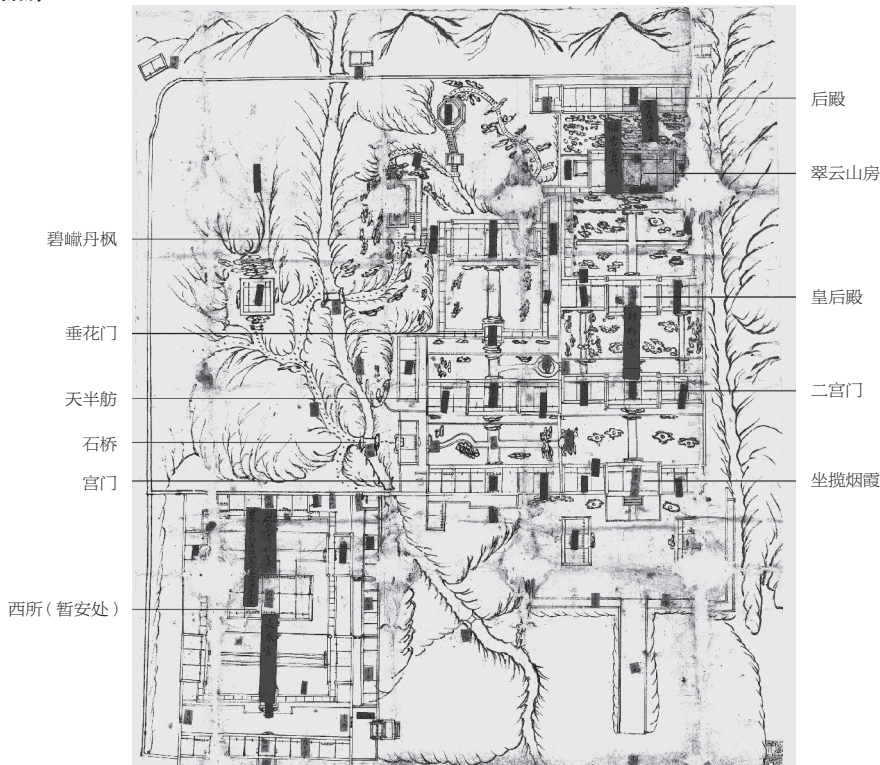
〔图十七〕《隆福寺·燕郊行宫内殿宇房间数目略节准底》(书5552-16), 旁注:“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抄, 十三日上陵查”。罗列房间及房内暖阁、床、宝座等陈设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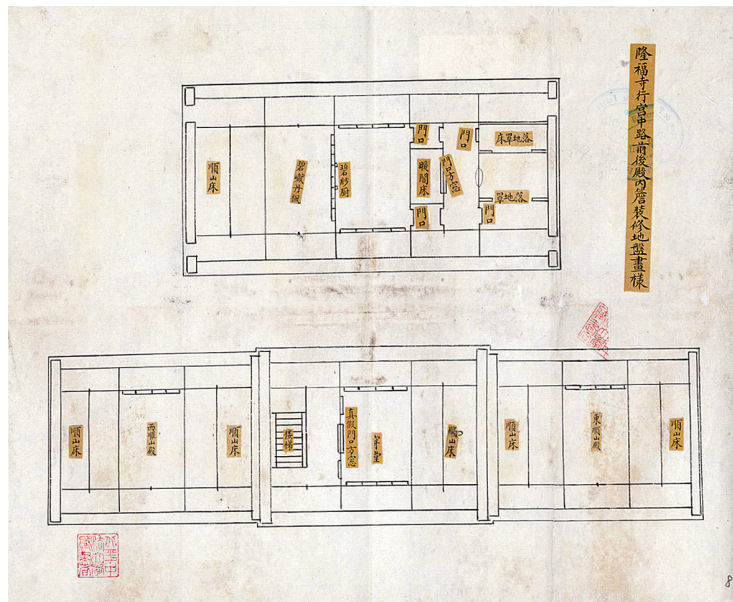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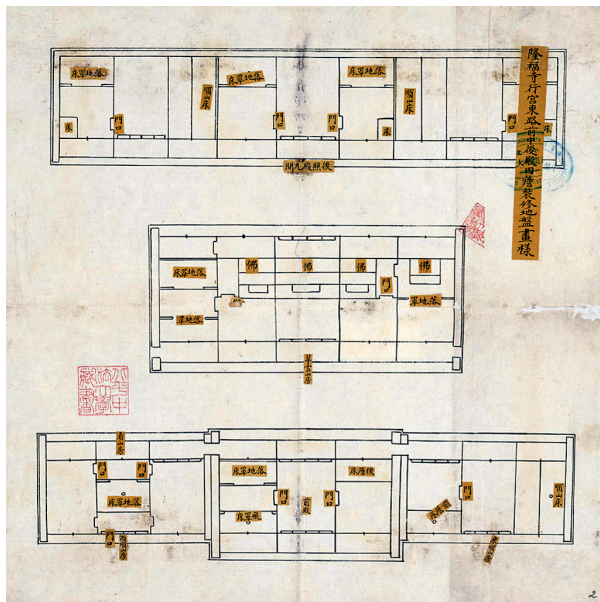
〔图十八〕《燕郊、隆福寺、白涧三处行宫各座情形略节》(书5552-18), 罗列行宫建筑残损情况。值得注意的是, 末尾记录“暂安宫殿后角门外通行官木板桥一座, 板面糟朽”, 在下〔图十九〕(201-4)中, 已被替换为石桥



〔图十九〕《隆福寺行宫殿宇房间画样》(201-4), 与之配套的高有三幅注明“同治四年六月十四日查得”的行宫地盘图, 分别为燕郊行宫(201-1)、白涧行宫(201-2)和桃花寺行宫(201-3), 均用于路途和葬礼期间住房安排。住宿人员标示于浮签上, 粘贴在相应位置, 便于修改。图纸在同治十二年谒陵前被再次使用过, 因此西路原暂安殿已恢复居住功能, 用作丽皇贵太妃等十一人居所, 但东路的房间分配仍与同治四年葬礼期间相同, 前层为“钟粹宫”即慈安太后居所, 后层为“储秀宫”即慈禧太后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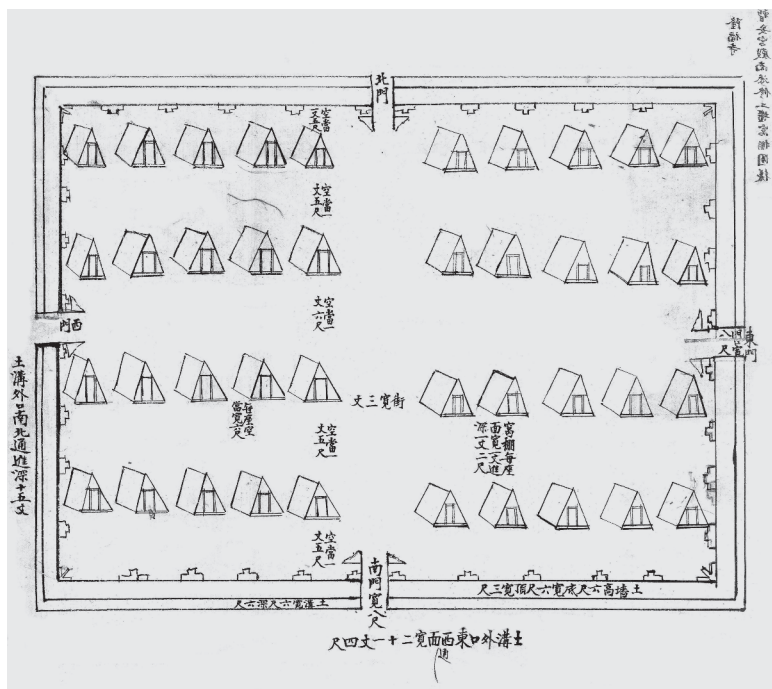
〔图二十〕同治四年六月《隆福寺行宫东路前中后殿内檐装修地盘画样》(书3771);
《隆福寺行宫中路前后殿内檐装修地盘画样》(书3772)床位布置及装修设计



〔图二十一〕同治四年八月《隆福寺暂安宫殿南添修土墙窝棚图样》(152-2-6)

精锐“神机营”进驻东陵，加强陵区安保¹。
文祥坐镇隆福寺，要求雷思起等人在隆福寺行宫附近为神机营建立一座临时营房，内设窝棚40座²〔图二十一〕，并以土墙及土沟围护。该营房的选址反映了隆福寺行宫及暂安处在葬礼筹备和举办期间的重要性。

这样，经过“暂安奉殿”的变通处理和围绕暂安奉殿的葬礼筹备，咸丰皇帝终于在去世四年后得以永安山陵〔图二十二〕，隆福寺行宫西所也曾一度恢复居住功能³。然而，嗣皇帝同治未及卜选万年吉地便晏驾，以致再次面临不能及时奉安的局面。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同治帝惠陵违背东西陵昭穆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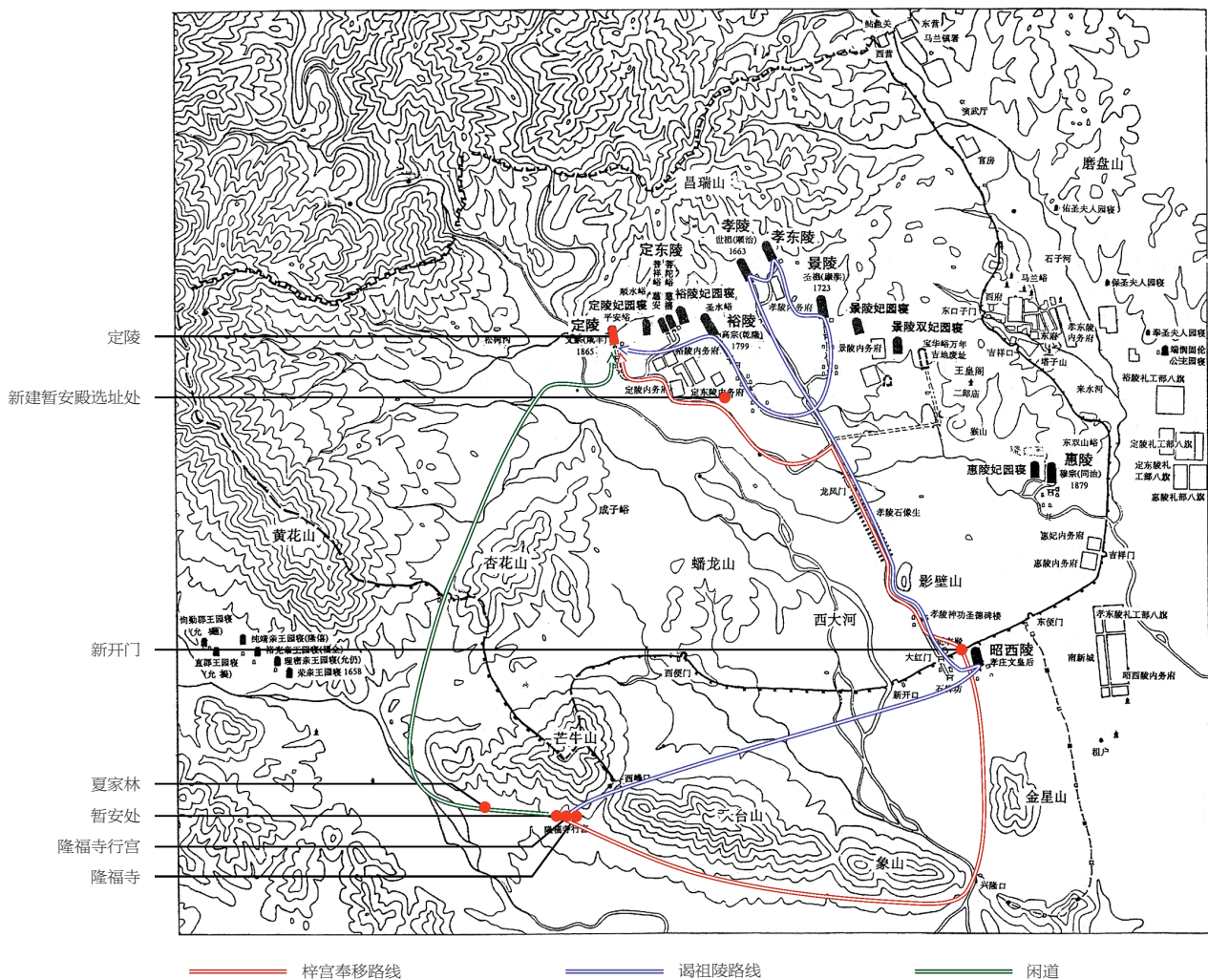


〈1〉 《清史稿》卷三八六：“(同治四年)秋，马贼入喜峰口，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滦阳。”对应样式房随工日记：同治四年七月“廿九日晚，春大人来陵，代(带)司员二位庆、胡。听说派出神机营兵来拿骑马贼。”(367-232-36)

〈2〉 同治四年八月初二，“文(祥)大人到隆福寺，命王、邢盖窝棚四十座，土墙、土沟二十余丈。画样，回文大人。”“初十日，隆福寺搭棚完，神机营兵住”(367-232-37,39)。〔图十二〕《壕门村至隆福寺御道图》(215-4)中，有“营房”距隆福寺半里，或系神机营营房。

〈3〉 同治皇帝亲政后，于同治十二年三月奉两宫太后及太妃展谒东陵，隆福寺行宫西所经过简单修整，供丽皇贵太妃等人居住。

〔图二十二〕葬礼涉及的主要地点及路线



度，选址于东陵双山峪。在此情况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隆福寺暂安奉殿及相关礼仪竟成为同治帝葬礼的模板¹³。此后，光绪皇帝生前也未经营陵寝，朝廷又按照这一模式将西陵梁格庄行宫改造为暂安处¹²，直至崇陵建成。因此，咸丰帝定陵开创了清代帝陵“暂安奉殿”制度，其相关设计和筹备工作对晚清皇家葬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王方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崩；光绪元年九月十八日，梓宫由观德殿奉移隆福寺行宫西所暂安处；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入葬惠陵地宫。

〈2〉 陈书砚、朱蕾：《从样式雷图档解读清西陵梁格庄行宫改造工程》，《建筑学报》2014年第12期，页131—134。